

原文：Gleeson, J.J. (2022). *In Defense of Transnormativity*. [online] Boston Review. Available at: <https://bostonreview.net/articles/in-defense-of-transnormativity/> [Accessed 20 Sep. 2022].

作者：朱尔斯·乔安妮·格里森 (Jules Joanne Gleeson)

译者：許顛頊 (they/she)

为跨儿规范性辩护

(In Defense of Transnormativity)

理论家希尔·马拉蒂诺 (Hil Malatino) 对跨性/别者经常与之斗争的持续不断反复出现的坏感觉 (the persistent bad feelings) 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述 (a compelling account) ——但它伴随着需要被重新审视 (reconsidered) 的时髦学术烦恼 (fashionable academic hang-ups) 。

Side Affects: On Being Trans and Feeling Bad (<https://www.upress.umn.edu/book-division/books/side-affects>)

Hil Malatin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1.95 (paper)

希尔·马拉蒂诺 (Hil Malatino) 的《副情感 (*Side Affects*)》探讨了“作为跨儿，感觉很糟 (being trans feels bad)”的独特方式。马拉蒂诺决心提供一个更有质感谐韵和不加修饰的关于过渡的观点 (a more textured and unvarnished view of transition)¹——从那些试图向其它跨

¹ “transition”指性/别过渡，读者请注意，不能将“transition”唯一理解成药物过渡或进行相关的手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过渡方式（跨儿出柜也是一种过渡）。在很多作品中，无论是所谓的 social transition 还是 medical transition 亦或其它，都是包含在“transition”一词中的。当然，或许，医学层面的意义会更为厚重，在本文中亦是如此。——译注

性/别者提供支持的跨性/别者所感到的疲惫（exhaustion），到使社群破裂的经常不言而喻的人际间的嫉妒（the often-unspoken interpersonal envy），再到每天遇到的恐跨

（transphobia）所煽动的愤怒（rage）（然后恐跨被用来作为更进一步的各种恐惧/症的正当理由 justification of further phobia）。本书提供了一个内部人士的，关于过渡的更暗淡和更令人沮丧的方面（the bleaker and more frustrating aspects of transition），的观点，这些方面自从跨性别者（transgender people）被强行征召为所谓文化战争的战斗人员（combatants）以来，常常被淡化（downplayed）。

这种充满敌意的气氛使许多跨性/别者摆出一副勇敢的面孔，使自己看起来“是可见人的（presentable）”，并将过渡描绘成TA们的生活（lives）中一股绝对无限制的善的力量（an unqualified force for good）。其结果是一套可预测的——为了未明确的政治收益（unclear political gains），往往将复杂而纠缠的道德过程（a complex and tangled ethical process）抹平——的叙事方式（narrative moves）——在开始进行过渡之前就强调痛苦（playing up misery），而将牺牲或不和谐这些方面一笔带过。

由于跨性别者被强行征召为所谓的文化战争的战斗人员，关于过渡的更暗淡和更令人沮丧的方面往往被淡化。

正如其标题所示，《副情感（*Side Affects*）》也首先主要是一部情动理论的作品（a work of affect theory），这是一个文化研究领域，以情绪（emotions）、感觉（sensations）和主观经验（subjective experiences）自身的条件术语（on their own terms）来探索它们，并将感觉（feelings）作为政治的核心。因此，马拉蒂诺以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凯

瑟琳·斯图尔特 (Kathleen Stewart)、希瑟·爱 (Heather Love) 以及已故的劳伦·贝兰特

(Lauren Berlant) 和伊夫·K·塞奇威克 (Eve K. Sedgwick) 等酷儿学者 (queer scholars) 的工作作为基础。

在对跨儿生活 (trans life) 中的负面感觉 (negative feelings) 的探索中, 《副情感》使用了来自广泛来源的例子——包括关于关于跨性/别-男性经验的纪录片 (documentaries on trans-male experience)、YouTube 视频、跨儿文学的活泼年轻趋势 (the lively young trend of translit)、和学术理论。《副情感》借鉴了 (drawing from) 女性主义高理论的高处 (the heights of feminist high theory) (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对斯宾诺莎的惯习 Spinoza's *habitus* 的解读获得了一种启发性的释义 an illuminating gloss)、政治运动档案中提取的充满希望的昙花一现 (hopeful ephemera)、以及有意将理论和回忆录融合在一起的作品 (保罗·普雷西亚多 Paul Preciado 对与郊区家庭主妇进行的酷儿式性行为 queer sex with suburban housewives 的思考 musings), 带着惊人的流畅性 (prodigious fluency) 跨越形式和流派 (across form and genre) 漫步着, 对跨性别经验的脆弱部分 (the underbelly of transgender experience) 进行审视探讨 (scope out)。这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是持续的负面性 (the persistent negative), 也就是那些, 对于跨性/别者来说, 可能会感到同时既是 (come to feel at once) 决定性的又是不宜说出口的 (defining and unmentionable), 难以解决的麻烦 (those intractable troubles)。跟随文化理论家倪息安 (Sianne Ngai) 的工作, 马拉蒂诺热衷于捕捉那些经常被淡化的——因为它们在策略上是不方便 (strategically inconvenient to) 停留考虑的 (linger on): 那些生活没有 (*not*) 变得更好的方式——的“丑陋的感觉 (ugly feelings)”。(与倪的书一样, 《副情感》一章一章地讨论这些负面情绪 negative emotions。)

《副情感》明显受到激进政治和它们的失败的情况影响 (markedly informed)。马拉蒂诺谈到的 (addresses) 对女性主义的矛盾情绪 (ambivalence) 让人想起他讨论的 (engages with) 诺亚·扎扎尼斯 (Noah Zazanis) 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论讨厌男人 (并最终成为男人) (On Hating Men (And Becoming One Anyway))” (2019年)。换句话说, 马拉蒂诺的目的, 既不是否认通常在各过渡过程中 (across transitions) 所逐渐发生 (play out) 的发展复杂性 (developmental complexities), 也不是让它们作废无效化 (invalidate) 的跨性别生命成为其本身的发展过程 (the progression of trans lives into becoming as much)。通过这种方式, 《副情感》捕捉到了这些伴随着性别过渡 (gender transitions) 的尴尬时刻和持续的坏氛围 (persistent bad vibes) ——通常以不会真正使得那些致力于性别过渡的人感到灰心的方式。

马拉蒂诺在讲述 (recounting) 自己的经历和感觉时既坦率又逗趣 (candid and droll): 他坦白自己曾经对在学术界的跨性/别男性对手 (trans male rivals) 享受技术成功和事业成功的成果 (the fruits of both hormonal and career success) 感到嫉妒 (envy); 讲述了一次工作会议上, 当他还没有合法地改变自己的名字时所引起的混乱 (the confusion); 以及承认到 (admits) 自己对激素替代疗法 (HRT) 的效果 (the effects of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 感到很矛盾 (ambivalence)。“我曾想变得更有男性气质 (more masculine) 吗? 是的,”他写道。“我曾想长出背毛 (back hair) 吗? 并不是那么想。”

油管主们 (YouTubers) 被默认为 (tacitly) 需要生产, 几乎旨在刺激和迷惑学术界 (irritate and confound academics), 的内容。

马拉蒂诺的长处在做详细的历史工作 (detailed historical work) 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将来自社会运动和临床记录的材料 (materials from movement and clinical records) 汇集在

一起，与当前的斗争（present struggles）建立了令人惊讶的联系。例如，该书的第五章“超越倦怠：论关照护理和治疗的局限性（Beyond Burnout: On the Limits of Care and Cure）”，概述了关于“倦怠（burnout）”一词的意外谱系（an unexpected genealogy）。虽然现在已经被完全收编融入（incorporated into）企业行话（corporate lingo），但这个词的用法最早出现在1970年代的社会科学文献中，用来描述在美国反文化的免费诊所（U.S. countercultural free clinics）的志愿工作者的神经崩溃（the nervous collapse）。这种诊所当时正经历着一个全盛时期，并试图为那些在美国营利性医疗系统（the U.S. for-profit medical system）中得不到服务的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free medical care）——特别是精神健康护理（mental health care）。马拉蒂诺探讨了这一术语是如何独特地索引了（indexed）诊所工作人员所碰触的墙壁，以及面对着的，通过个人奉献来克服系统性问题的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overcoming systemic problems through personal devotion）的情况。然后，他追溯了“性别工人（gender workers）”——利用自己从经验中获得的知识来帮助其它人寻求探寻医疗护理（navigating medical care）的跨性/别者（trans people）——的非常相似的发展（和情感结果 affective outcomes）。正如马拉蒂诺所说，在过渡这一背景下：

谁是照顾者（carer）和谁是接受照顾者（recipient of care）之间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是几乎彻底模糊的（pretty radically blurred）；任何关照行为（any act of caring）同时也是一种保持着（maintaining），那些维持（sustain）你的最低支撑网络（those minimal networks of support），的行为。跨儿集体和社区（trans collectives and communities）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深深相互依存（deeply interwoven and interdependent），以一种，使得照顾者和接受者的角色难以区分，的方式交缠在一起

(enmeshed) ——它们是轮流，可互换的，互惠的 (they're rotating, interchangeable, and reciprocal) 。

虽然“性别工人”本身就是专门的关照劳动者 (care laborers)，但由于这种不可或缺的工作的小众性质 (the niche nature of this indispensable work)，TA们的价值通常被低估 (而且往往没有报酬)。与社区卫生诊所 (community health clinics) 一样，这种动态 (dynamic) 产生了一种明显的人员变动，因为系统性的问题 (systemic problems) 使得这些“性别工人”与其免费诊所前辈们 (free clinic predecessors) 因为一样原因，感到困惑和疲惫。

在互联网到来之前，这种基于社群的关照工作 (community-based care work) 的主要载体 (the principal vehicles) 之一是杂志和内部时事通讯 (magazines and newsletters)，几乎总是以微薄的预算制作，秘密邮寄，并充分塞满了 (stuffed to the gills) 来自其它跨性/别者们的来之不易的建议 (hard-won advice)。在对其中一些刊物 (periodicals) 的分析中，《副情感》认为，在指导读者如何避免医疗诈骗和忽视 (medical scamming and neglect) 这一名义下，这些资源往往主要成功地指导它们的跨性/别读者们如何成为更好的消费者。这样一来，它们实际上支持了营利性的医疗保健系统 (the for-profit health care system)，而这个系统本身就对跨性/别医疗 (trans health) 有害无益 (detrimental)。

通过这种方式，马拉蒂诺对跨性/别护理人员 (trans care workers) 和社群作家 (community writers) 的细微处理 (nuanced treatment) 建立了《副情感》的主要分析性关注点 (analytic concerns) 之一：他所说的“跨儿规范性 (transnormativity)”。跨儿规范性是马拉蒂诺长期以来特别讨厌的事物 (a longstanding bête noire)，而他在《跨儿情感 (Trans Affect)》中提供的，是对他第一本书《酷儿具身体现：畸形、医疗暴力、和间性体验

(*Queer Embodiment: Monstrosity, Medical Violence, and Intersex Experience*) 》(2019年) 中一个论点的适度重述 (a modest reprise of an argument)。在那书中, 马拉蒂诺将激进跨儿理论的典籍作品 (the canon of radical trans theory) (迪安斯佩德 Dean Spade、朱利亚·塞拉诺 Julia Serano、和保罗·普雷西亚多 Paul Preciado) 与临床式性学家约翰·曼宁的病例记录 (the case notes of clinical sexologist John Money) 放置在一起, 进行阐述 (glosses), 得出结论认为跨儿规范性 (transnormativity) 是间性和跨性别医疗保健 (intersex and transgender health care) 背后的管治原则 (the governing principle)。尽管它保持了相同的理论承诺, 但《副情感》更严格地关注在跨儿经验 (trans experiences)。与其向理论家和性学家, 它导向 (it homes in on) 流行的 (尽管大多是未命名的) 跨性/别男性油管主们 (transmale YouTubers), 来展示证明今天跨儿规范的广泛盛行 (the prevalence of the transnormative)。

自2005年以来, YouTube 向几乎所有能够上传视频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多年来, 它在免费流媒体网站中享有卓越地位 (a preeminent position) (最近受到急速成功的 rapid-fire TikTok² 和游戏流媒体服务 Twitch 的挑战)。相对较低的管理经费 (overhead) 和缺少制度障碍 (institutional hurdles), 使得 YouTube 成为希望记录TA们的过渡 (their transitions) 的视频博主们 (vloggers) 的热门网站。最受欢迎的跨性/别油管主 (trans YouTubers) 吸引了数十万, 甚至数百万的关注者。

马拉蒂诺担心的是, 这些视频博主中最成功的人往往是相对地遵守性别规范的 (relatively gender-conforming)。TA们用一份可实现之变化的可预测清单 (a predictable checklist of achievable changes) 来表示 (represent) TA们的过渡 (transitions), 这份清单强调着医学上的转型 (medical transformations) 和身体上的重新组合 (physical

² TikTok 是抖音的国际版。——译注

recompositions)。当然，尽管人们希望社交媒体能够带来一种更为广泛的视角选择（a much broader selection of perspectives），但经济条件导致了一系列相当可预测的面孔的成功，这是事实。也就是说，YouTube 被那些拥有物质手段（material means）、空闲时间、和昂贵设备的人所支配，TA们需要这些东西与数百万的其它有望成功的人（hopefuls）进行竞争。

油管主们（YouTubers）所采取的过渡方式到底能不能被称为是“跨儿规范性（transnormative）”？在TA们对医学转型（medical transformations）的坦率讨论中，TA们以，仍旧普遍存在的，过渡应该保持是一种私人斗争（transition should remain a private struggle），的观点，完全相悖的方式，进行操作（operate）。

然而，作为对跨儿情感的具体探索，这个论点似乎在多个层次上失败了。马拉蒂诺将视频博主与性专栏作家和呼吁/煽动家（sex columnist and provocateur）丹·萨维奇（Dan Savage）的“变得更好（It Gets Better）”项目进行了的不宜比较（unfavorable comparison）似乎是平淡无奇的（fall flat）：萨维奇是一位中年同志男（a middle-aged gay man），他受启发于，一位青少年在遭受恐同霸凌（homophobic bullying）后的自杀，他说（remarking），“如果我可以和那个孩子谈上五分钟，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如果我可以分享说我在他这个年龄段也是处于类似的境况”。无论TA们对医疗技术的乐观态度（optimism）有多么甜得发腻（cloying），油管主（和TA们的观众们）都更偏向接近于（skew closer to）萨维奇希望拯救的那些人的年龄。

除此此外，YouTube 视频的紧密相关于当下/切题形式（the relevant *form* of YouTube videos）也很少受到关注：在这些视频的缩略图（their thumbnails）中，情感的质地谐韵（affect's texture）被简化为一种模仿着古典希腊戏剧面具的面部表情（a facial expression

mimicking a classical Greek theatrical mask) , 有力的感叹惊叫和跳切的大量使用 (the copious use of punchy exclamations and jump cuts) , 或者是大量出现的TA们重复的咒语/口头禅 (repetitive mantras) : “点击‘喜欢’和‘订阅’!”简而言之, 油管主们 (YouTubers) 被默认为 (tacitly) 需要生产, 几乎旨在刺激和迷惑学术界 (irritate and confound academics) , 的内容。而人文学者的任务是展示一种探究性和钻研性的视角 (a probing and delving perspective) , 以及一种精炼的客观 (a refined detachment) , 其将概念的熟练应用 (skilled application of concept) 放在首位, 调动着个人叙事 (personal narratives) 仅为用来支持更广泛的观点 (如果有的话) 。与此相反的是, 有着强盛账号的油管主们 (YouTubers with flourishing accounts) 通常依赖于展示出夸张和明显的情绪 (exaggerated and unmistakable sentiments,) , 从而以原始人性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符合大多数人要求的东西 (a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of raw humanity) 为基础来吸引观众。(这一点更加夸张地适用于 YouTube 的新竞争对手 TikTok 的熟练使用者 adepts , TikTok 的推荐视频长度为21-34秒) 。

由于对定期和煽动性的更新 (regular and provocative updates) 的一种需要, 那些致力于成为油管主的人——尤其是那些希望从中获得收入的人——面临着必须以“内容”这一形式来呈现重大个人里程碑的命令 (an imperative) : “使用睾酮素六个月了!”或“终于做了上身切除乳房手术/隆胸手术 (top surgery) !”或“遭遇恐跨医生 (transphobic doc) 的可怕经历^⑥”, 以及分手和新伴侣 (breakups and new partners) 、订婚和离婚 (engagements and divorces) 、搬家和重新装修、分娩和悲痛 (childbirth and grief) 。最重要的是, 视频博主有义务制作能产生回应 (responses) 的内容: 订阅、喜欢、评论、分享到社交媒体, 并带有赞许 (或刻薄抨击性 scathing) 的注释 (gloss) 。跨性/别油管主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运作, 并被观众所解读。TA们的角色不是作为过渡的权威, 而是产生强大的反应, 引发数千到数

百万的，带着宝贵的点击率，的观众的特别传播（ad hoc distribution）。YouTube 吸引的不是男人们中的领袖们（the leaders amongst men），而是穿着毛衣的个性鲜明的人们（bright personalities in sweaters）。

在适当的背景下理解，这些油管主对过渡所采取的方式（the approach to transition）似乎根本没有事实证据（unsubstantiated）可以被决定性地称为“跨儿规范”（decisively termed “transnormative”）。在TA们对医疗转型（medical transformations）的坦率和完全公开的讨论中，TA们的操作与仍然普遍存在的过渡应该保持为是私人斗争的观点完全相悖。许多过渡者（transitioners）尽可能地避免披露，尤其是避免公共曝光（public exposure）（更不用说定期的视频输出），至少在实现可见的转型（visible transformations）之前。就它们的性质而言，这些隐蔽方式（covert approaches）比嘈杂的社交媒体账户更不容易被看到——然而“低调的过渡（low-key transitions）”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

那些追求深层隐秘过渡（deep-stealth transition）³的人旨在将知道TA们生活历史的人减少到医疗专家和最亲密的知己的最低限度之范围（the bare bones）。这往往需要跨城市或国家的重新安置（relocating）。要与深层隐秘过渡者保持密切的关系，往往意味着要尊重这种自我要求的对于审慎/酌情决定的绝对必要（this self-imposed imperative of discretion）。正如马拉蒂诺在他处理——“职业跨性者（professional transsexual）”鲁珀特·拉吉（Rupert Raj）在1970年代拒绝这样做，而选择更公开的宣传拥护（more open advocacy）——时提到的那样，隐秘方式（stealth approaches）曾经是医学实践者们（medical practitioners）推荐的一种措施（a measure）。即使是与知道TA之前的自己（their former self）的朋友或同事和平相处的隐秘的跨性/别者（stealth trans people），仍然会相对偷偷摸摸地（relatively

³ stealth，也是在英语语境的跨儿社群中常用的 slang（俚语），意思大致就是隐秘隐身于社会中，也可以非常狭隘的理解为是，完完全全融入主流顺性别社会（如果有这种社会的话）。——译注

furtively) 去着手 (go about) 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在工作场所, TA 倾向于含糊地提及治疗和手术, 或使用直接的委婉语 (outright euphemisms) (节育 birth control、疝气手术 hernia operation、与狗打架输了 lost a fight with a dog)。

与此相反的是, 油管主们倾向于对TA们的过渡进行逐一详尽描述 (a blow-by-blow account), 制作的视频涵盖了诸如不想要的月经 (unwanted menstruations) 和上身胸部切除手术之疤痕 (top-surgery scarring) 等主题。与马拉蒂诺一样, TA们在形式上的必要性 (formal imperatives) 迫使TA们揭露, 隐蔽性 (stealth) 通常会掩饰缓和 (smooths over), 的过渡的各个方面。以公开讨论激素变化和手术变化 (hormonal and surgical changes) 的更细微之处 (the finer points) 来作为整个职业生涯, 这与在许多跨性/别者们中仍然盛行着的, 保持秘密这一精神理念 (the clandestine ethos), 不能更为相去甚远了。

自然地, 很难说哪种竞争方式 (vying approach) 在数量上占上风, 因为那些试图保持TA们的过渡为秘密 (keep their transitions clandestine) 的人通常会避免被计算在内。而且也不清楚哪种立场 (position) 在更广泛的社会中更“享有特权”。虽然它确实吸引了较少的恐跨者 (transphobes) 的注意, 但谨慎的过渡 (discreet transition) 也阻止了对社群资源的容易获取, 要获取这些资源至少需要一定程度的披露自己 (disclosure) ——例如, 有明显成员名单的脸书小组 (Facebook groups), 或宣布只对“女人和跨性/别者 (women and trans people)”开放的女性主义活动。

哪种对过渡的方式 (approach to transition) 更“规范性” (more “normative”)? 我希望你能认为这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应对处理 (coping with) 同一套严酷环境 (the same set of harsh circumstances) 的截然相反的方式 (diametrically opposing ways)。任何值得提及的解

放运动（emancipatory movement）都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容纳隐蔽实情和视频博主（the downlow and the vlogger）。

与此相反，《副情感》对跨儿规范性的批判（critique of transnormativity）似乎分散了（distract），而不是促进它的介绍的目标，即提供一个对过渡的“毫不掩盖保留的（warts and all）”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副情感》似乎暗示性别过渡（gender transitions）应该拒绝“正常”（the “normal”），而是要符合批判理论的严格传统（the strict mores of critical theory）。

在“自我理论（autotheoretical）”的性别研究学者的作品/工作（work）和跨性/别油管主（the trans YouTuber）的作品/工作之间，似乎还有一个明显的、未说明的共同点（commonality）。这些难道不是，对于展示自己的，高或低的，的各种变化方式（variations）吗？跨性/别理论家和视频博主不都是，今天对过渡的更广泛接受，的受益者，同时，通过公开分享否则将难以获得的知识，进一步促进这一进展吗？当然，无论《副情感》和其中讨论的 YouTube 频道之间存在任何在形式上的分歧（divergence of form），两者，相对于隐秘过渡者（stealth transitioners），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我并不是说油管主们（YouTubers）是比学者们（academics）所希望成为的更好的情感理论家（affect theorists），但TA们似乎是直接的竞争对手（direct competitors）。

直截了当地说，激素替代治疗是不能被还原简化为是意识形态的（**HRT is not reducible to ideology**）。

马拉蒂诺对所谓的跨儿规范的批判延伸到对激素替代治疗（HRT）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怀疑（a lingering skepticism），HRT 已被广泛接受为医学过渡的一个关键工具。马拉蒂诺借鉴了（drawing on）性别研究学者劳拉·霍拉克（Laura Horak）关于她所称的“激素时间

（hormone time）”——将过渡作为一个关于 HRT 如何转变（transforms）身体和生活经历的故事的叙事化（the narrativizing of transition）——的文章，马拉蒂诺写道：

激素时间所做的……是将生物学干预（biomedical intervention）定位为必要的和基础的（necessary and fundamental），以确保一个人所渴望（desires）的未来，并实现感觉的身体和被感知/识别的身体（the felt and perceived body）之间所承诺了的和谐时刻（promised moment of harmony）……它鼓动（encourage）跨性/别主体们（trans subjects）将对于一个可生活/生存的生活的希望（hope for a more livable life）集中精神投入于（cathect）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行业（a for-profit medical industry），该行业往往缺乏共情和同情（empathy and sympathy），且将跨性/别主体们视为一个充满经济剥削的小众市场（a niche market rife for economic exploitation）。

撇开这个论点以美国为中心的取向（the U.S.-centric orientation）不谈（英国的部分社会化的医疗保健系统 partially socialized health care system 在对待跨性/别者方面并没有因为切除了的利润动机 the excised profit motive 而更人性化 humane），这论点似乎没有充分处理激素变化（hormonal changes）在过渡时期所拥有的真正位置（the real place）。虽然肯定不是一个美满的过渡（a fulfilling transition）的必要条件（necessary），但有很多人确实（do）认为激素干预和手术干预（hormonal and surgical intervention）是TA们过渡的基础（fundamental）——而且不是没有道理的（unreasonably）。

直截了当地说，激素替代治疗是不能被还原简化为是意识形态的（HRT is not reducible to ideology）。它反映了激素所实现的渐进变化（the gradual changes）——这是由于围绕身体调节和细胞补给（bodily regulation and cell replenishment）的生理过程（physiological processes）（抑制加速 resist acceleration 的渐增轨迹 cumulative arcs）。激素

时间的存在不是因为 HRT 对美好生活不可或缺 (indispensable)，而是由于它强大的局限性 (powerful limitations)。虽说内分泌系统 (endocrine system) 比保守派 (conservatives) 所声称的更加易变 (more mutable)，但内分泌系统允许我们的身体进行有目的的转变 (purposeful transformations)，是比我们所希望的要慢的 (也更难预测的)。这种混乱特质 (chaotic quality) 对于为“结果”而着急烦恼 (fretting over) 的跨性/别者们的束缚，和内分泌混乱特质对于许多被遗留面对处理 (left dealing with) 关于节育 (birth control) 的难以忍受的副作用 (或不合时宜的节育的失败 untimely failures) 的顺性/别女人们来说，是一样的。或者说，事实上，锻炼肌肉者/健美运动员 (bodybuilders) 试图完善TA们的“周期 (cycles)”。在许多情况下，内部分泌物冲突的这种混乱局面 (this chaos of clashing inner secretions) 是无法主动纠正的 (actively corrected)，只能等待到其结束 (waited out)。虽然逐渐导致 (gradually introducing) 更大的身体变化 (more major physical changes)，这变化比那些不熟悉过渡的人 (those unfamiliar with transition) 所可能容易推测的身体变化要更大，但激素受体对身体重塑的工作 (the work of the hormonal receptors on bodily refiguration) 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没有任何反射性的怀疑 (reflexive suspicion) 进行细思 (considered)，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激素时间有一个庆祝性的看法 (a celebratory view)。多年来，蓄意的性化表达 (willfully sexed expression) 确实倾向于获得最后成功 (win out)。就细想下过渡的一个普遍现象 (one commonplace of transition)：家庭拒绝 (family rejection) 往往是以，亲戚们由于顽固、习惯的力量、和恶意怨恨的混合 (mixture of stubbornness, force of habit, and spite) 坚持使用旧名字和旧代名词，这样的形式出现。由于 (courtesy of) 激素时间，这些日常的否定行为 (everyday acts of negation) 在原生家庭之外的人看来，逐渐变得越来越愚蠢。它

们甚至可能会对，那些较为近期处于这种虐待的目标群体的人（those who met this abuse's target more recently），造成困惑。在这种情况下，随意的残忍（casual cruelty）不仅变得更加难以自圆其说（justify），而且是费解的（inscrutable）。那些只希望自己的成年孩子“正常（be normal）”的家庭成员的行为开始显得非常古怪。对于过渡者（the transitioner）来说，由于激素时间的存在，开始时所恳求的尊重，也因而能够变成一种困惑的（a bemused），“克服它吧（get over it）！”毫无疑问，如果更少的家庭拒绝跨性/别者，激素时间就不那么重要了，但为什么同时要把这种进展（progression）描绘成是险恶的（sinister）？

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规范性（the normative）会成为激进理论家（radical theorists）的棘手难题（such a bugbear）。规范性（normativity）是否真的是一种危险事物（a peril），

要尽可能地避免？谁会因此而得到最大的好处？

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规范性（the normative）会成为激进理论家（radical theorists）的棘手难题（such a bugbear）。上一代的酷儿激进分子们（queer militants）开发了“异性恋规范主义/异性恋正统主义/异性恋常态性（heteronormativity）”这一概念，其作为一个，旨在动摇TA们各异所称的（variously called）异性恋社会（heterosexual society）或异性恋制度（the heterosexual regime），的习语（an idiom）的一部分。为了破坏直人世界（the straight world），被假定存在的人（the assumed）必须被命名的人（the named）。但随着同志解放前景（the prospects of gay liberation）的衰退（ebbed），新一世代发展了这个术语的变体（variations）——“同性恋规范性（homonormativity）”、“跨儿规范性（transnormativity）”——并且这些似乎经常误导（misplace）“异性恋规范性（heteronormativity）”曾经的目标方

向。现在看来，规范性（the *normative*）是激进学术研究的首要目标（the principal target for radical scholarship），而不是异性恋（the *heterosexual*）。

但是，规范性真的是一种危险（a peril），只要有可能就应该避免吗？在人类组织（human organization）的任何行为中，有些规范性特性（normative qualities）甚至是有可能避免的吗？命名“异性恋规范性（heteronormativity）”的意图难道不是为了展示证明（demonstrate）现有社会是如何将实际是在历史上产生的（actually arose historically）（而且是通过积极强制施加而产生的 through active imposition）生活特征（features of life）进行自然化的，而不是将我们延伸到彻底反对规范性本身（thoroughgoing opposition to normativity *as such*）？我们需要重新细思，鉴定（identifying）规范性（the normative）为是固有地险恶的（intrinsically sinister）是否真正有利于我们的目的，无论是为了任何解放性的政治目的（any emancipatory political end），还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跨儿情感（trans affect）。通过将这些问题提升至一个理论习语的高度（a theoretical idiom），这些对于跨性别/者之间的各种过渡的横向判断（lateral judgments of transitions between trans people）是否真的可以避免？谁会因这一举措而获得最大的好处？

虽然有充分理由将医疗建制/机构（the medical establishment）视为是跨性/别者的敌对（antagonistic），但《副情感》倾向夸大临床专家（clinical professionals）对过渡所持有的权威（the authority）。例如，马拉蒂诺写道：“新巩固统一的跨性/别医学工业综合体（the newly consolidated trans medical industrial complex）已经开始积极招募跨性/别对象（trans subjects）……以便发展跨性/别医学专家的私人诊所（the private practices of trans medical specialists）。”重要的是要清楚，医疗专业人员（medical professionals）只是默认（presumed to）指导过渡（direct transitions），而不是真正实现精通。

显然，我们当代对激素控制（hormonal regulation）的理解部分来自于临床背景，今天医生的大部分权威当然来源于TA们对合法获得（legal access）这些治疗的正式控制（formal control）。但最早的相关突破实际上是由生物理论家（biological theorists）实现的，特别是通过动物实验（animal experimentation）。最早对来自动物的“雄性化”提取物（“virilizing” extracts）的使用是由古怪的毛里求斯生理学家（eccentric Mauritian physiologist）夏尔-爱德华·布朗-塞加尔（Charles-Édouard Brown-Séquard）在1880年代进行的，提取并注射，使用来自圈养动物的性腺提取物（extracts from the gonads of captive animals），这比睾酮首次作为一种分子（a molecule）被分离出来还要早几十年。

《副情感》的最后一章触及了这段历史，但它把这一阶段对激素的认识（hormonal understanding）框定（frames）为是完全与优生学的互相关联的（as interlocked with eugenics），这一篇章借鉴了性学历史学家（historian of sexuality）朱尔斯·吉尔-皮特森（Jules Gill-Peterson）关于奥地利生理学家尤金·施泰纳赫（Austrian physiologist Eugen Steinach）的工作，尤金·施泰纳赫对动物行为进行理论化时，依靠着，性格气质之概念（notions of temperament）作为一种对气候/氛围的分级反应（a tiered response to climate），这一基础来进行理论化。就像在此处出现的那样，这种框定是对一位因证实了性的“易变性”的突破（breakthroughs confirming the “lability” of sex）而得名的科学家的片面解释（a one-sided account）。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关于跨儿医疗保健之历史的论述（an account of trans health care’s history），这一历史主要是一个关于，医学职业界的管理冲动（the medical profession’s managerial impulses）失控（run amok），记录或拉拢收编跨性别“对象”的需求（capturing or coopting the needs of transgender “subjects”），的历史。这就淡化了科学进步的

更广阔的背景（the wider context of scientific advancement），其中，这种地位之争（this struggle for position）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副情感》很熟练地追踪了美国跨儿医疗保健（U.S. trans health care）是如何从大学诊所——它们对开发“解药（cures）”感兴趣——转移到90年代的，专注于提供一系列服务项目（a slate of services）的营利性诊所。马拉蒂诺指出，这种“生物医学化（biomedicalization）”的趋势与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不谋而合，他指出（fingers for）这推动了一种局限于治疗的护理模式（a modality of care confined to treatments）向一种扩展到增强身体功能的护理模式（one extending into bodily enhancements）的转变（the shift）。这是一个有趣的联系，但另一个例子是，在马拉蒂诺对诊所的关注（laser focus）导致他忽略了一个更大的要点——即这些类型的自我转变实践/手术（self-transformational practices）背后有着一个世纪的历史，且主要都是在临床空间之外。布朗-塞加尔声明注射动物雄激素（animal androgens）的意图不是治疗疾病（curing an ailment），而是缓解在实验室里长时间工作的疲劳。1920年代，施泰纳赫以他的“施泰纳赫手术（Steinach's operation）”追求着同样的目标，这是一种半输精管切除术（a half-vasectomy），目的是将更多的雄性化激素（virilizing hormones）集中在维持男子气概（manliness）上而不是在精子生产（sperm production）上，从而避免衰老的症状（symptoms of ageing）。（在这手术名誉扫地 discredited 之前，这种手术在大西洋两岸的名人身上都进行过，包括威廉·巴特勒·叶芝 W.B. Yeats）。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临床前干预（preclinical intervention）是原始的（primitive），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但它们表明了对，通过内分泌学干预（endocrinological intervention）来“增强”身体（bodily “enhancement”），的持续性和广泛的吸引力（the

persistant and broad appeal)。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偏离 (detour) 了关于情动的问题 (the question of affect)，但是否正确叙述 (recounting) 这段生物技术历史 (bio-technical history) 的利害关系是相当大的：关于医学过渡 (medical transitions) 的阴谋论观点 (conspiratorial perspectives) 很快就将它们框定为 (frame) 是暴涨 (inflate) 大药厂利润 (Big Pharma profits) 的一种精心企划 (an elaborate plot)。在这种背景下，清楚地认识到临床医生及其伴随的行业在这些技术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必要的 (imperative)。我们不要把职业的自命不凡 (professional pretensions) 误认为是实际的创造性卓越 (actual creative preeminence)，也不要把医疗干涉 (medical meddling) 误认为是发挥着任何真正的生产性作用 (any truly generative role)。

关于医学过渡 (medical transitions) 的阴谋论观点 (conspiratorial perspectives) 很快就将它们框定为 (frame) 是暴涨 (inflate) 大药厂利润 (Big Pharma profits) 的一种精心企划 (an elaborate plot)。实际上，激素治疗并不是只属于医生们，也不完全在医生们的控制之下——并且它们从未如此 (they never have been)。

实际上，大部分的 HRT 的来源源于通过顺性/别者的自我实验 (cis self-experimentation) 所引领开创的制度 (regimes)，这些制度在当时只是部分地被归入了 (partially subsumed into) 临床背景 (the clinical context) ——并且在这之外，普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内分泌学实验。自从在激素隔离 (hormonal isolation) 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来，且这些突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期间快速发生着，普遍的科学变化 (pervasive scientific changes) 一直在进行。而在更早的时候，按剂注射“内部分泌物”来进行身体改造 (bodily transformative dosing on “inner secretions”) 只是一种诱惑念头 (a temptation)，直到19世纪末的，广为流传的自我注射/服药的活跃 (或者说有争议的) 趋势 (lively (if controversial))

trends of self-administration)。现在更容易与过渡相关联的技术——或者说，就这一点而言，锻炼肌肉者/健美运动员（bodybuilders）服用睾酮素（testosterone）以获得不可能般的肌肉线条呈撕裂状（get impossibly ripped）——最初是由年长的顺性别科学家（elderly cisgender scientists）所引领开创的，其希望通过延长几年TA们的工作寿命（working lives）来欺骗生命的有限（cheat mortality）。换句话说，激素治疗并不是只属于医生们，也不完全在医生们的控制之下——并且它们从未如此（they never have been）。

随着最近自学者互联网社群（autodidact Internet communities）的兴起，这一点已经变得明确无误，这些社群为那些被拒绝接触使用传统治疗（denied conventional access to treatment）的人提供了广泛的资源——从剂量指南（dosing guides）到线上药房名录（online pharmacy directories）。这种扩大的接触使用权/途径（this expanded access）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新事物。长期以来，跨性/别者们一直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获得药物（securing medication），这在《副情感》自己的历史作品（historical work）中得到了证实，这些作品中讲到了一个苛评的“社群领袖”（a censorious “community leader”）劝阻先锋跨儿杂志《*Chrysalis Quarterly*》的读者们不要依赖非法的邮购药物（illegal mail-order medications）。显然，性别工人们（gender workers）一直与那些采取其它不太合理的方式（other, less legitimated approaches）的人并存（也与TA们有分歧）。这些秘密行动者（clandestine actors）想必建立了TA们自己的规范标准（normative standards），和实际理解（practical understandings）——这些都还有待充分探索。考虑到这一点，任何将HRT与医疗行业/职业（medical profession）的直觉性合并混淆（any intuitive conflation）似乎，从历史上来看，更像是反映着白人（或郊区）的跨儿经验（much more reflective of white (or suburban) trans experience historically），而不是，对广大显眼的跨性/别者人（trans people writ large）如何

获得这些改善生活的药物（life-enhancing drugs）的一种总体描述（an overarching account）。

在《副情感》的其它地方，马拉蒂诺通过广泛参与介入（engaging extensively with）跨儿文学典籍（the trans literary canon），为跨儿情感和“坏感觉”（trans affect and “bad feelings”）塑造了一个不那么令人不安的方法（models a less fraught approach）。对小说家凯·程·托姆（Kai Cheng Thom）、托里·彼得斯（Torrey Peters）、T·弗莱希曼（T Fleischmann）、和 Casey Plett（凯西·普莱特）的沉浸式阅读（immersive readings）极大地帮助了该书对跨儿生活（trans lives）中广泛存在的坏感觉（the bad feelings）的处理。

这些之中最好的便是马拉蒂诺对普莱特最黑暗的作品《小鱼》（*Little Fish*）（2018年）的评论。这部小说讲述了其主人公温迪（Wendy）的抑郁漩涡（a depressive spiral），我们跟随她（勉强地）存活度过了她在家乡温尼伯（Winnipeg）的一个冬天——这个季节里是她重新回到了性工作（sex work），她的亲密朋友死于自杀，与一个北方英国女游客的失败恋情（an abortive romance），与自我服用的甲羟孕酮（self-administered medroxyprogesterone）（一种合成激素也是已知的致癌物质 a synthetic hormone and known carcinogen）的一场折磨悲痛遭遇（a harrowing encounter），以及温迪逐渐对抗（gradual confrontation）她那诱发断片的酗酒问题（blackout-inducing alcoholism）。马拉蒂诺认为，《小鱼》主要在处理讲述（primarily addresses）麻木性（numbness），温迪的饮酒生活和逐渐恢复的工作生活（drinking and revived working life）都需要她把直觉反应（intuitive responses）放在一边。这种温和抑制（gentle suppression）与她生活的艰苦气候的折磨悲痛条件（the harrowing conditions of her harsh climate）相匹配：

《小鱼》生动地记录了跨性/别者们 (trans folks) , 特别是跨性/别女人们——当毫无感觉 (feeling nothing) 似乎比一个人已经学会了预料到的 (one has learned to expect) 情感反应所带来的冲击影响 (the impingement of affective response) 更合意时——培养情绪麻木 (cultivate emotional numbness) 的方式。也就是变得无感的实践 (the practice of becoming insensate) 。

精神解离 (dissociation) 一直是跨儿文学 (trans lit) 的一个突出主题 (a prominent theme) , 这之中, 就有伊莫金·宾尼 (Imogen Binnie) 在2013年风靡一时的作品 (breakout hit) 《内华达》 (*Nevada*) , 其讲述着精神空离的主人公 (checked-out protagonist) 的古怪行为 (antics) , 包括呼吸游戏 (breath play)⁴和在一辆半偷来的车 (a semi-stolen car) 上的公路旅行 (road-tripping) , 而所有这些都未能冲破她的脑雾/没有清晰意识 (brain fog) 。

但是, 当《内华达》精神解离的主人公 (dissociated protagonist) 被证明无法培训 (mentoring) 她在旅行中邂逅的, 可能是跨性/别者的人 (the possibly-trans person) 时, 温迪麻木性的酗酒 (numbing alcoholism) 则使得她能够应对处理 (cope with) 与一个退伍军人客户进行的“孵化式性行为” (“hatching” a military-veteran client) 。⁵

开始进行过渡的人的平均年龄急剧下降 (the plummeting average age of those embarking on transition) , 这意味着较年轻的过渡者们 (younger transitioners) 一时间发现自己成为了年长的跨性/别者 (older trans people) 嫉妒的对象 (the object of jealousy) 和充满敌意的立法机构的主要目标 (the primary target of hostile legislatures) 。

⁴ 也就是, 可涉及到, 濒临窒息体验的性游戏。——译注

⁵ hatching, 顾名思义, “孵蛋”, 作为指代一种性行为的 slang (俚语) 使用时, 意思是, 一个人坐在另一个脸上, 当被坐着人的高潮后, 即代表孵化出蛋。——译注

这个虚构事件 (fictional episode) 是通过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的“身体间性” (intercorporeality) 概念来探讨的, 马拉蒂诺对这概念注述如下: “我们的身体从来都不是单独是我们的, 而是与它人的身体一起并通过它人的身体共同产生的 (coproduced with and through), 这意味着平衡状态 (equilibrium) 总是而且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实现 (a temporary achievement)。”在这种背景下, 酒精的抑制性质 (the depressant qualities of alcohol) 让温迪悖论般地稳定了 (paradoxically stabilize) 自己——以至于她可以从她的客户那里获得 (extract) 一个新的名字 (凯特琳 Kaitlyn, “带着一个字母 K” with a K), 通过放映她在进行手术前所拍摄的色情片, 来满足客户们的性需求, 然后指导新洗礼/命名的凯特琳 (the newly christened Kaitlyn) 如何重新开始。

然而, 这一行为的牺牲性方面 (the sacrificial aspect of this act) 在本书的下一个场景中变得很明显, 因为温迪最终醉酒 (left drunk) 且没有电话费, 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 在一个寒冷的荒地 (a frigid wasteland) 里漫游。温迪对路过的驾驶者们 (passing motorists) 挥手使其停下 (flag down) 的尝试, 很快就导致她被警察骚扰 (hassled), 接着她就被一个路过的出租车司机剥削利用了 (exploited)。尽管她普遍持愤世嫉俗的态度 (her prevailing cynicism), 但温迪还是对那些从她身边驶过的人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感到难以置信 (left in a state of disbelief)。正如马拉蒂诺所说:

我们发现, 在普莱特将关于身体间的承认的场景 (a scene of intercorporeal recognition) 与描述着这种承认的根本性失败的场景 (a scene depicting a fundamental failure of such recognition) 的并置中, 关于具身体现的跨儿经验 (trans experiences of embodiment) 是如何被这种关于 (错误) 承认的强烈冲突时刻 (such intensively clashing moments of (mis)recognition) 所关键性地塑造的 (crucially molded)。

在这对普莱特写作的处理/讨论 (treatment) 中, 马拉蒂诺的现象学方法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对于清除跨儿小说和跨儿研究 (trans fiction and studies) 之间的裂缝 (the cleft) 大有帮助 (goes a long way), 把, 将经验作为丰富依据的文章 (prose richly informed by experience) 与高理论 (high theory), 拉入了自由和受欢迎的交流。马拉蒂诺的这本书最清晰的段落 (most lucid passages) 之一便是以回应——温迪与她的朋友苏菲 (Sophie) 关于跨儿生活活动 (trans life activities) 的虚构对话 (fictionalized conversations), 以及它们如何产生一种与时间的独特关系 (a distinctive relation to time) ——而直接展开的 (unfolds directly in response to)。作为一个回答 (a reply), 马拉蒂诺提供了他自己的匹配性的论述 (matching account):

以下是我生活中的跨性/别者们在做的事情, 在轶事传闻 (the anecdotal) 的层面上:
卖手工艺品 (crafts) 来攒钱做上身手术、众筹资金 (crowd-sourcing funds) 让跨性/别拉丁裔女活动家 (trans Latina activists) 参加学术会议、经历离婚和分居、寻找一份有着糊口薪金 (a living wage) 同时带有跨性别包容的健康保险 (trans-inclusive health insurance) 的工作、在互联网上咨询如何应对恶劣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和课堂环境、校对 (proofreading) 彼此的文章、发展团结和支持网络 (networks of solidarity and support)、制作关于复原力 (resilience) 的华丽艺术、对又一次 Scruff 软件的勾搭约会 (Scruff hookup)⁶感到失望、抱怨 (grumbling about) TA们的衣服不合适相称、FOSTA-SESTA 法案⁷的通过使得TA们无法有效地宣传和筛选客户后, 挣

⁶ Scruff 是一种男同志社交约会软件。译者不清楚是否跨性别友好。——译注

⁷ FOSTA-SESTA, 是 Trump 时期签署的一套法案, 包括着 FOSTA, 即 the Fight Online Sex Trafficking Act, 属于议会法案 (the House bill) 以及参议院法案 (the Senate bill) 的 SESTA, 也就是, the Stop Enabling Sex Traffickers Act。读者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充满敌意的, 旨在打击性工作者在线上进行活动的法案。——译注

忙于维持生计、去进行心理治疗（going to therapy）、去参加康复会议（recovery meetings）、在社交媒体上记录TA们领养抚育孩子（fostering a child）的经历。一个快速的大致说明（a quick snapshot）。当然地，顺性/别者们（cis folks）也正在做一些，虽然不是全部，这些事情。不过，在宏观层面上，对贫穷（poverty）、资源匮乏（scarcity）、不安全（insecurity）、疾病（sickness）、疲劳（fatigue）、和焦虑（anxiety）的显眼概括性呈现（obvious broad-stroke manifestations），是跨儿生活世界（trans lifeworlds）很容易不被注意到的一大部分。

除了借用一系列跨性/别女性小说家（trans female novelists）的作品外，这本书中对“恐跨”和“恐/歧视跨女（transmisogyny）”（对于那些经历女性化过渡的人 those undergoing feminizing transitions 的特有敌意 specific hostility）进行了概念上的区分（conceptually distinguished）。马拉蒂诺强调，恐/歧视跨女（transmisogyny）与工作场所的边缘化（workplace marginalization）和街头暴力（street violence）都明确相关（specifically relevant）。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甚至将马拉蒂诺的男性化呈现（masculine presentation）列为是——他对过渡的（积极）个人情绪（personal sentiments）与任何更广泛的解放目的（any broader liberatory ends）可能毫不相关——的一个原因。尽管有这种自我抹除（self-effacement），《副情感》在谈论恐/歧视跨女这但上（on transmisogyny）并不是连续一致的（altogether consistent）。令人不安的是，在这些问题上，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往往比马拉蒂诺所反复思考的文学作品（the literary works）要粗糙得多（considerably cruder）——其结果是一种被暗示着的（hinted at）紧张关系（a tension），而不是公开面对正视的紧张关系（openly confronted）。在这本书中关于嫉妒（envy）的一章中，马拉蒂诺

处理了 (tackles) 跨性/别男性的阴茎嫉妒这一老问题/格言 (the old saw of trans male penis envy) , 并赞许地引用了玛丽·鲁蒂 (Mari Rutii) :

在一个以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 (obvio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benefits) 来奖励阴茎拥有者 (the possessor of the penis) 的社会中, 女人们

(women) 必须有点愚钝 (obtuse) 才能不嫉妒它.....不想要阴茎拥有者自动积累的 (automatically accrue) 社会优势 (the social advantages) , 特别是如果他碰巧是白人。

在这里读到的这个嫉妒的解释理由很奇怪 (a curious justification for envy to read here) , 因为《副情感》涉及到一系列的材料 (an array of material) 探索着解剖学与特权的紧密结合 (the twinning of anatomy with privilege) 是如何远非如鲁蒂所说的那样“自动的 (automatic) ”。在马拉蒂诺引用这句话的背景下, 它似乎也把我们带偏了一个明显的要点 (the obvious point) , 即许多跨性/别男人们 (trans men) 确实 (do) 有着一个阴茎 (a penis) , 并且通常从那种发展 (development) 中积累了一个不明确的“社会优势” (accrued an unclear “social advantage”) 。

这一失策 (misstep) 令人遗憾, 因为考虑到自2010年代跨性别文化的迅速扩张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ransgender culture) 以来所出现的代际断裂 (the generational ruptures) , 在这些圈子里对嫉妒的探讨 (an exploration of envy) 似乎早就该进行了 (seems long overdue) 。开始进行过渡的人的平均年龄急剧下降 (the plummeting average age of those embarking on transition) , 这意味着较年轻的过渡者们 (younger transitioners) 一时间发现自己成为了年长的跨性/别者 (older trans people) 嫉妒的对象 (the object of jealousy) , 和充满敌意的立法机构的主要目标 (the primary target of hostile legislatures) (一些共和党红州 Red

States 似乎打算利用“跨性/别孩子”的争议 the “trans kids” controversy 来有效提高法定成年年龄 the age of legal adulthood——25岁将是密苏里州跨性/别者 trans Missourians 最终可以决定自己的医疗护理的年龄）。

《副情感》以，处理致幻/剂文化（psychedelic culture）及其与跨儿历史（trans history）的冲突性互动（conflicted interactions），作为结尾，马拉蒂诺将其引入（draws into）对，“性别欣快（euphoria）”作为对过渡的理想结果（a desired outcome for transition），的批评（奇怪的是，没有提及那个 HBO 的同名节目）。这是本书的历史章节（historical chapters）之一，马拉蒂诺一开始就介绍了哈里·本杰明（Harry Benjamin）（对“跨性”的治疗 the treatment of “transsexuality” 的一个关键人物，1966年具有影响力的《跨性现象 *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的作者）和罗伯特·马斯特斯（Robert Masters）（纽约心灵研究基金会 New York’s Foundation for Mind Research 的创始人之一 cofounder，这是战后性学 sexology 和致幻/剂文化 psychedelic culture 的汇聚点 a postwar convergence point）之间的信件往来。本杰明和马斯特斯保持了多年的联系，他们推测 LSD⁸ 可以用来“治愈 cure”跨性/别者们——换句话说，让TA们回到一个稳定的顺性别状态（a stably cisgender state）。他们的希望似乎是，迷幻药使用者（acid users）所报告的深刻的启发性体验（the profound revelatory experiences）会带来，在否则需要终身的激素干预的病人们身上的，在心理上的突破（allow for a psychological breakthrough）。但从批评性的角度（a critical view）来看，他们的雄心更像是对扭转疗法（conversion therapy）的反文化扭曲（countercultural twist）。这远不是第一个这样的假设（the first hypothesis of this kind），科学认识（scientific understanding）上的突破往往很快就被应用来“解决”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的少数族裔（to

⁸ 一种致幻药，全称 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麦角酸酞二乙氨）。——译注

“solve” minorities as a social problem)。马拉蒂诺冰冷地 (dryly) 经由审视类似的让世界摆脱同性恋的动议来追溯这一概念，这一动议是通过这样的原则 (traces this notion through similar proposals to rid the world of homosexuality through the principle that)：“通往启蒙的道路是经由对立双方在顺性/别异性恋式插入式性行为中体验到的所谓的深刻统一的路径来穿过的【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was routed through the supposedly profound unification of opposites experienced within cishetero penetrative sex】” (也是由致幻药先驱 psychedelics pioneer 蒂莫西·利里 Timothy Leary 提出假设的 posited)。战时的德国也进行过类似的睾丸移植实验 (testicle transplants)，这是一种通过“雄性化 (virilization)”使病人摆脱同性恋的早期尝试。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神秘主义实践 (mystical practices) 对，已经被委派着尝试 (already tasked with attempting to) 横越 (traverse) 通常被认为是僵硬定式的东西，的跨性/别者们有吸引力。

在马斯特斯和本杰明交流的同时，LSD 正被早期的激进跨儿杂志《先锋 (Vanguard)》所倡导 (championed)，该杂志因其对1966年在旧金山的康普顿咖啡馆暴动 (the 1966 Compton's Cafeteria riots in San Francisco) 的激进回应而最为著名 (most famous for its militant response)。马拉蒂诺将该组织的这一特点从默默无闻 (obscurity) 中解救出来 (rescues)，叙述了 (recounting) 它的第七期杂志是如何为第一次服用迷幻药的人 (first-time trippers) 提供详细说明的“药单 (dope sheet)”。

在我第一次阅读时，我以为这种二分法的框架 (this dichotomous framing) 是为了证明 LSD 作为一种强大而新的化学物质的矛盾性 (ambivalence) ——《先锋 (Vanguard)》的先驱叛乱者们 (the pioneering insurrectionaries) 所推崇的 (lionizing) 反文化物质 (the

exact same countercultural substances) 正是被守旧的性学家们 (fusty sexologists) 吹捧为是 (being touted as) 一种对跨性的“治疗解药” (a “cure” for transsexuality) 的物质。然而, 马拉蒂诺却将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 (this remarkable episode) 转为一个高压专横的结论 (a high-handed conclusion), 以最激烈的理论语体风格 (the fiercest theoretical register) 谴责所有参与反文化的深奥神秘/秘传式实践 (the esoteric practices of counterculture) 的白人跨性/别者们:

每当一位白人跨性/别者在满月时给TA的水晶们充电 (a white, trans person charges their crystals during a full moon)、以阿莎娜瑜伽体位运动 (moves through an asana)、为TA自己 (themselves) 或一位朋友做塔罗牌解读 (a tarot reading)、向星星 (the stars) 寻求关系建议 (relationship advice), 或者考虑到沙漠中进行一场佩奥特仙人掌静养/致幻养育僻静 (traveling to the desert for a peyote retreat), 我们就会进一步嵌入到这个浪漫化 (romanticization)、零散盗用/挪用 (piecemeal appropriation)、和异域情调性的商品化 (exoticizing commodification) 的漫长历史中, 而这些浪漫化、零散盗用/挪、用和异域情调性的商品化, 始终如一地 (consistently) 导致了白色粘性物的产生 (the production of white viscosity) 。

这个论点的前提是, 神秘实践的超验面向 (the transcendent face of esoteric practices) 可以被摒弃 (dismissed), 这论点过于迅速地强调这一假设 (an assumption it presses home on too quickly)。换句话说: 这些传统中的许多, 提供的洞见, 声称着可以跨越社会分工 (social division), 并提供普遍性的指导或慰藉 (universal instruction, or solace)。在试图领会这些人文主义的主张持久的吸引 (appreciate their lasting appeal) 时, 对于这些人文主义的主张 (humanistic claims) 既不能照单全收, 也不能置之不理。的确, 马拉蒂诺自己在这...

章中的历史工作强调了跨儿神秘主义 (trans esotericism) 和“跨性别 (transgender)”这个术语本身是如何共享一个起源的。虽然“跨性别”后来成为一场公民解放斗争的基础 (the basis for a civic emancipatory struggle)，但它最早的用法是与，对跨性/别者 (trans people) 作为神圣的雌雄同体 (sacred hermaphrodites)，的意指 (references to)，相混合的 (blended)。马拉蒂诺非常不赞成这种精神类同/亲和性之意义 (this sense of spiritual affinity)，特别是——尽管在前现代视觉文化 (premodern visual culture) 中对“雌雄同体”的神话描写 (mythological depictions of “hermaphrodites”) 明显地相像于跨性/别女人 (plainly resembling trans women)，就像这些描写相像于那些有着某种间性差异的人一样 (those with certain intersex variations)。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神秘主义实践 (mystical practices) 对，已经被委派着尝试 (already tasked with attempting to) 横越 (traverse) 通常被认为是僵硬定式的东西，的跨性/别者们有吸引力。这本书的这一部分似乎特别严酷，因为这些精神修行 (spiritual disciplines) 的内容有很多是关注着 (concerns) 承认和克服偶然性 (recognizing and overcoming contingency) 的——显而易见地，这与马拉蒂诺自己的社会理论传统 (tradition of social theory) 有着相同的关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先锋情动理论家 pioneering affect theorist 伊夫·塞奇威克 Eve Sedgwick 写了同样地清晰的 equally lucidly 关于性和当代佛教的文章 on sexuality and contemporary Buddhism)。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统中的一些不可否认地早于 (predate) 由“殖民-现代性 (colonial-modernity)”所铸造累计的 (cast up) 伪科学的种族划分 (the pseudoscientific racial divisions) ——还有更多的一些传统声称着这些划分。在《副情感》中，似乎很少考虑那些不以诱发欣快感 (inducing euphoria) 或其它快乐状态 (joyful states) 为其中心关注 (their central concern) 的神秘主义传统们 (mystical traditions) (例如，东正

教传统 Orthodox Christian traditions 更经常引导修行者 practitioners 走向 情感冷漠 *apatheia*, 或无激情性 *passionlessness*)。也没有提及, 不是由美国白人作家所著的探索神秘主题 (mystical themes) 的虚构性跨儿文学作品 (fictional translit works), 以作比较 (referred to for comparison) (例如, 杰基·埃斯最近的首作《达瑞尔》 Jackie Ess's recent debut *Darryl*)。

综上所述, 这章的工作似乎更多的是对主观厌恶的表达 (an expression of subjective distaste), 而不是对一套异质的实践和信仰的真正批判 (a true critique of a heterogeneous set of practices, and beliefs)。虽然它们不适合每个人, 但没有明确的理由将印度密教讲习班 (tantra workshops)、犹太神秘主义卡巴拉阅读小组 (Kabbalah reading groups)、或塔罗牌 (tarot decks) 视为是政治上有问题的 (politically suspect), 就像, 愚笨的喜欢玩弄背景灯光油管娱乐人, 的不害臊地通俗般进行扮鬼脸发牢骚一样 (the unabashedly exoteric gurnings of goofy YouTube light entertainers)。

相反, 性荷尔蒙 (sex hormones) 和致幻药 (psychedelics) 都是无限可进行争论的一套实践的基础 (the basis for infinitely contestable sets of practices), 这些实践在二十世纪期间, 在一个大大增强的程度上被充分理解 (came to be understood on a greatly enhanced level)。这两种突破都要求 (demand) 更全面的历史理解 (fuller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并且违抗 (defy) 任何直接的认可或否定 (any straightforward endorsement or dismissal)。每一组物质 (each group of substances) 似乎都将以难以预测的方式重塑21世纪的生活 (尤其是性激素, 受到政治右派的激烈抵制)。无论我们考虑的是雌激素 (estrogen) 还是克他命/氯胺酮 (ketamine), 双氢睾酮 (DHT) 还是 二甲基色胺

(DMT)⁹，黄体酮 (progesterone) 还是普瑞巴林 (pregabalin)，临床执行的正常化和正在进行的犯罪化 (clinically administered normalization and ongoing criminalization) 的趋势在不同的地方 (from locality to locality) 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经常尴尬地一致 awkwardly coincide，典型地通过阶级关系来区分 typically distinguished through class relation)。

《副情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学解读，勾勒出临床部署和更广泛的地下活动之吸引的密集网状交织结构 (the dense mesh of clinical deployment and far broader underground appeal)，这网状交织结构界定着这些化学品的当前使用情况 (current usage)。但由于它的理论承诺 (theoretical commitments)，这本书并不总是能帮助我们在这种纠缠中游走 (navigate)。马拉蒂诺呼吁的“与负面物相徘徊流连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¹⁰”是一个紧迫的项目，而这正是因为跨性/别者在政治上面临越来越多的敌意。《副情感》非常清楚地表明，通过 (through) 任何将跨性别生活 (transgender life) 作为一种“肯定”或追求欣快感的，展开性的序列式事件 (as an unfolding sequence of “affirmation,” or pursuit of euphoria) 的直接论述 (any straightforward account)，有多少东西将一定会丢失 (how much stands to be lost)。然而，当所涉及思考的材料表明它们被消解会更好时 (when the material worked through suggests they would be better dissolved)，激进学术的许多习俗惯例 (和障碍) (many conventions (and hang-ups) of radical academia) 在这里再一次被肯定 (reaffirmed)。如果我们关照自己的方式达到可以 (come to) 扰乱和动摇 (disturb and

⁹ DHT 是 Double Hydrogen Testosterone 的缩写。DMT 则是一种合成致幻药 dimethyltryptamine 的缩写。

¹⁰ 知名恐跨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有着的“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的同名作品，常被翻译成《延迟的否定》，读者不清楚这个译法的意思。——译注

unsettle) 批评理论家的情感/感受能力 (the sensibilities of critical theorists) , 那就更好了 (then so much the better) 。

朱尔斯·乔安·格里森 (Jules Joanne Gleeson) 是一名作家、喜剧人 (comedian)、和历史学家。她与艾尔·奥罗克 (Elle O'Rourke) 共同编辑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 (Transgender Marxism)》 。她在 *Viewpoint Magazine*, *Invert Journal*, *VICE* 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并在国际上的各种共产主义和酷儿文化活动 (communist and queer cultural events) 中进行活动 (performed) 。